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四

書一

寄少宰龍湖座主

都城荒旅獨受教愛正昔人所謂有大賢而爲之師
斯亦足恃矣尚復何言但憶彼時選考二司俱各得
人士習漸覺可觀鄙心甚慶亦竊虞之及抵家乃得
所聞殊切杞人之懷夫銓衡重地君子小人進退之
關天下治忽安危之所由出也障川迴瀾當必有以
處之方今士民咸屬望我公千萬爲世道留意時事
至此聲音笑貌非所獻於左右矣初至南京寓止未

定偶值鄒進士應奎行便草率附候起居鄒我公庚子門人氣志向上不類流俗賜教一二

答鄒文徵

不肖游遭憂患困伏草土反已省愆莫知所措追惟曩昔與君講道白下而四方朋輩亦時有相啓發者今皆不可得矣此學不講今世通弊自吾鄉觀之更覺寂寞不溺於勢利之相高則安於舉業之自足糾結纏縛牢不可破求如執事知我之深信我之篤者真不易得也非執事之知我信我也執事之心即我之心也即千萬人之心也即古今天下人之心也其

感應孚契之情有難以語人者二千里外連得手書稔知遠念殊荷殊荷所示日脩記一冊見執事志學精專工夫無間自此尋向上去便是作聖之功非徒欲以一善而成名者僕雖類墮振起多矣所論孟子大體小體實未嘗離儘是痛快發明但引樂記人生而靜一段中間如以感物爲性之欲及好惡無節等語意節次終是未純此蓋多是後儒撰擬非聖人之言也執事又謂先立之功須是平日瞬存息養戒慎恐懼保守得此心然後物交能思物至能反躬此亦未免於揣摩想像之說終非根極理要之言蓋人之

一心萬物皆備立則便有主宰便不能奪非是懸空立着此心待物至然後從而思之方不能奪也况動靜無端寂感無常隨物順應所過即化若是豫定於中則是有心應物而非虛靈之本體不免蹈世儒求引必爲理障毫釐千里正在此處其曰先立云者正是指出頭腦以爲學者最初用力之地工夫莫先於此之謂也大體既立便是小體不能奪便是思則得之非謂先立了大體待物至然後思之又有一層意見且思之云者即是感而遂通不是苦求力索只緣

人不能立大體感之不能通便爲小體所奪便是不思則不得也孔子所謂慎思再思九思俱即是先立大體工夫世間亦有一等未能立大體待逐事逐物至面前方纔致思者便做得好時亦只是季文子之類耳終非聖學執事高明融會當自得之執事又將周濂溪聖學一章務與繫辭易簡等語相配雖是道理一般其實不消如此奏合蓋聖賢言語亦多有隨事應機處若必欲一一奏合到得窒礙時便有生吞活剝割裂裝綴之病此亦是習根未除不可不察若果能於本體工夫着實下手做去則自融釋脫落六

經皆我注脚何必牽制文義以自陷於固必將迎之
窠臼也執事愛我信我敢獻愚衷倘有異同望頻頻
示教長清齊之大邑寄百里之命正謂此任本非細
事以執事為之必當為昔之武城單父矣慈谿畧承
命附去亦當年一時意見不足觀也量時與地幸自
裁之唯敬教勸學一節近時號為能事者最所不屑
諒必以為首務不待愚言之贅也千萬留意暑中草
草不盡

答蔣虹泉戶部

某不類延禍先母自謫所奔歸道出吳關重辱垂問

獲接顏采已非近時人物及覩稅政又知經綸之學
清絕之操寔勤羨慕特以困伏草土不敢奉候起居
耳即承翰教殊感記存及讀尊君璞翁家書益知庭
訓而執事之賢與令弟之奇豈偶然之故哉所諭壽
章其雖不文亦願奉命但不肖方舉襄事而衰經棘
人未敢輒親翰墨敬留空卷俟祥禫之後當勉圖請
教決不敢負所委也雖然以執事之賢自可以壽翁
於不朽其諸文章祝願又何足以為重輕哉但願執
事自茲以往益懋初志則所以壽民物者亦將於是
乎在又豈特一家之慶而已其於執事雖僅有傾蓋

之雅而秉彝之好則是有定交之意固不敢為佞亦非所謂交淺而言深也亮之

答胡象岡提學

日聞左右校士作人不遑剝刻乃辱垂念不置時賜教音寵以華廬侑以多儀荒野草堂未為生色矣非薄鄙人何以承此厚情也惟夙夜砥礪以無負執事責成之意庶或可以報稱於萬一不知頽墮之資終能克副鄙懷否數年來南輔文宗固多名流然以道義匡範諸生而不屑屑於文章課試之末者自蕭章二公之後賴有公在所謂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

民知敬學古人立教自是如此彼時俗浮沉之言諒不足以混定見也會晤未涯恃愛及此時令漸暄惟節勞珍攝是望

答汝士庶

憶自庚子歲與執事別於金陵今且十年矣想念何可勝言鄙人罪謫之後甫蒙收復即禍延考妣憂苦百端恨不能即對執事一論春初見邸報誤書尊名為臨安令適接使翰始知丞歸安感慰之餘殊覺悵悵以執事邃養玄抱豈不能取高第為顯官乃僅僅若此耶我思古人明道龜山俱為簿尉而當時師之

後世仰之惟執事素位而行遲以歲月當自有欣然
得意處矣千萬爲斯文自愛禫祭甫畢意氣感愴草
草不盡聞將有徐州之行可圖一會統留面悉

蒼熊元直檢討

昨都下之聚過承念舊依依不舍然亦各有人事往
復總不能劇談細論如豫章時矣南還又承遠餞委
曲雅誼何以當之留都事簡易於習懶京師一切書
問將作復止雖知已如元直亦遂踈闊抱歎何可言
即辱書惠并示諸製啓函讀之如對元直甚慰遠懷
鄙人無似百無所成惟從事於文頗專且久茲雖屏

去尚知一二敢獻愚衷古昔先王未嘗有意於爲文
六經之作所以闡天地之藏發心性之蘊紀綱人事
維持世道真如生人之飲食裘葛不可一日闕焉者
皆不得已而有言非無用之空言也孔孟繼作亦若
是焉而已戰國秦漢之文人始各逞其辭說以馳騫
於天下中間雖不無可觀而要之至理率多惇繆蓋
皆無得於心而有意於爲文徒以華世鼓譽而無益
於民生日用是豈先聖賢之所謂文哉唐宋數家雖
其風容色澤畧貶於秦漢而意義所存則或有庶幾
於道者柰何今之爲文者動稱秦漢而脩詞造語依

傍影響如小兒之學舌優孟之作叔敖而自已之肺腸心膂得之於稟受者反若爲其所剗而噤不能自出一語可策也其有稍知此義者則又高自標致務爲杜撰而於古人之成法一切抹掇自謂成一家言擺脫翳藏乃顧爲支辭蔓說反有晦於明白簡切之理則又幾於因噎廢食者矣然則必何如而後可孔子曰詞達而已此千古爲文之準則也故爲文者若胷中真有一段意思直是見得透徹不得不發者惟據吾所見而直書之意盡言止不較工拙自是有用文字使本無可言或言而必欲隱伏避忌則固當涵

沈傳者正不必綴緝支吾而虛費精力爲此無益之事也元直以文爲職者固未免有應酬之作但中間亦自有隨機發明道理處不有益於人必有益於已庶不為無用之空言矣易曰脩辭立誠韓子曰仁義之言藹如元直但立誠學仁義則不患文之不如古人也恃在知愛不覺狂露惟采擇之

答郭文麓郡守

日承寵顧感荷不遺某服色凄楚久失奉謝負歉寔深然中心懸懸時在左右郡學頽圯故地久湮其髻卅游歌嘗竊慨慨乃今賴公脩建而數十年之失地

一朝盡復殊為慰忭但記文湏托之名家庶可信今
傳後顧乃濫及不肖其何以承之前已面辭詎謂尊
命再臨豐儀俯及如何如何其在草土百憂感集二
年來筆硯廢閣若必不容辭俟禫祭後當撰次請教
然亦只能為老生常談以塞責免白必不能與文人
較工拙也恃愛敢預陳諸記室其許我乎督學公在
數日前亦有書見屬倘文移便中希鼎言致意非敢
遲滯也草率不次統乞原亮

答費二湖學諭

憶別君十年餘矣故交星散往事如夢可勝歎惘鄙

人迂戇每事認真違俗忤時惹忌招禍罪謫之後繼
以憂居雖不即死已甘心廢棄矣昨以部檄追出復
補祠曹孤居旅食去就靡定多君不棄尊使馳辭副
以嘉惠殊荷雅誼但稱謂過分寔不敢當思昔潯陽
之會雖承諸君謬推中間一二學師謂余不當濫收
其徒而余亦自知菲薄恒兢兢於好為人師之患唯
是雖朝夕相與者亦未敢輒有師弟之名矧君當時
在德化縣學余因王掌教之嫌僅僅與君相會今君
乃過謙至此不惟令人愧悚且恐聞之於衆適以重
不肖之罪也自今以後倘有垂示乞削去門生之號

庶見相體相愛之情誠心直道決不敢欺望推心照
亮外附答丘子書幸即命來使致之值收藥匆冗不
悉

答丘朝弘學諭

離違日久每切想念冗懶因仍竟踈候問費使至乃
辱手書情誼委曲如見顏色且聞寧陽諸生服習教
誨足占數學殊慰鄙懷倘由此而進遂收安定蘇湖
之功則亦可以不負平生矣隨事盡分此正吾人實
自致力無入而不自得處亦奚必高官要職而後為
快哉但所云自來不通京劄今特破例以候相知是

固特立之操然一向執着則恐亦未免淪於硜硜自
好之人恃在過愛敢直言之及謂鄙人對人專以李
翱張籍輩待應德此寔好事者為之而區區寔未嘗
有是也應德鼓篋時嘗以舉業文字示余已知其非
允後遂數數往來甚相知厚自登第後頗覺稍存形
跡余謂各以事阻初不疑訝今聞君言豈亦好事者
有所鼓弄於其間耶昔柳子厚謂韓昌黎收召後學
抗顏為師正謂翱籍輩也余每謂昌黎曾作師說輒
又躬自犯之恒竊笑其為人矧其少不如人聞道獨
後豈得以舉業之故而遂敢侈然借應德以自重耶

縱不能自立決不應狼狽至此也應德嘗信執事為處子之秀而執事亦不可謂不信余者顧亦有惑於人言宜乎間者得逞其計矣費友在九江相知亦未嘗及門受業渠書稱謂亦過推余滋陽相去不遠倘會間併望善為我辭可發一笑餘情種種俗冗不盡

寄黃泰泉

夏間李一吾僉憲行曾附啟奉候未審能達否某初以今天下有公其人不獲柄用甚為慨惜乃今靜觀熟思恐公即出亦必不能與時俯仰不若高居海濱盡發所聞勒成信史以垂後世俾天下公是公非終

不泯沒昔人所謂窮而在下則其道明者正公今日事也豈天意亦有在於斯耶某菲薄僊蹇辱公教愛最深朝夕悵悵寔未嘗一日忘公也浙江之役固多難處而拙直之性又不能為世所容姑俟科場事畢即當上疏圖歸豐草長林甘心沒溺不知何日再覩顏采也尤迴溪行敬託一問起居匆率草草莫罄鄙衷臨楮神往

答朱鎮山提學

客歲京師殊荷雅情此蓋同心之誼彼此自切固非汎汎交游者可例論也唯兄器局不凡造詣精進自

是有數人物鄙人潦倒何足以追逸駕而兄顧拳拳
垂愛感荷感荷春間入浙每見自閩來者輒問起居
知教鐸所孚士類興起每圖通候苦無便役乃辱專
使馳辭殊愧先施益增瞻戀浙中自昔多才之地僕
豈敢有所軒輊但近來士子聰明俊偉者十僅一二
其諸綴緝浮套相扇成風雖文辭末藝亦多非由中
之語一及格言正論則相顧錯愕此非有大涵養大
力量者恐不能幹旋轉移也鄙人菲薄振起無由如
蚤負山唯日惴惴耳將何以辱兄之下問哉使者告
行唯願益崇明德以慰斯文以光吾道千里相隔無

任注思亮之

與李羅村兵憲

曩在白下朝夕受教安既守制家居又承枉過此情
此誼何啻肉骨數年來踪跡不常遂成間濶時一思
之不勝惘惘前吾丈在江藩時其在都下值建昌孫
典史行曾修啓附候竟未審達否邇來吾丈聲實益
隆遠近稱述不惟齊魯倚重而犬羊窺伺之心亦將
賴以喙息干城保障寔天下之所向往也其蹇拙踈
庸碌碌度日而越中變態不能調停無足為高明道
者即因濟軒公行便附候起居暑冗草率不一

上少湖相公

夏初聞公入相賢者無不稱慶謂吾道光亨中外有賴而積久之望今始得慰公私之喜豈勝踴躍特以行役奔馳遂羈問候仰望台垣無任瞻戀其違教二
年辛苦萬狀髮種神疲百凡枯槁每思二十年來屢遭排擯輒荷扶援今公論思黃閣密勿翠華而某乃
衰落如此自分不能備溲渤之用矣命也何辭此中情事寔難調停浮言萋非只尺同異唯恃有此心在耳固不敢恤也但憶往在屬下將有此行公謂再當審處當時思家唯圖便道一歸今悔服先見無可追

矣茲因家僉憲行便謹附起居寇古雅恬靜二十四年科第僅僅若此盖可與者敢托以布微悰恃愛率爾無任悚仄

與尹洞山宮允

違越光儀倏忽二載知已難逢勝聚易散衷腸默注常在左右不特一日九迴而已客歲杪秋忽拜瑤篇華劄開軸啓函捧誦錯愕而神游恍惚儼然長安對月時也每有感創則輒一歌之足舒憤懣矣今年夏初復承教翰反覆詞旨愛益加切匪直記存而已惟公貞心粹養玉潤而栗賢愚受益良狡輸誠大受遠

施之器自是如此僕本菲才性又粗率雖痛自省又
一遇不平乃復吐發此中風俗更不相宜某亦何心
麋鹿之性日思豐草唯有去而已矣人情時事大段
可慨不知作何究竟挽回旋轉恃有公等惟厚自珍
攝以慰素望不悉

復李石鹿太史

京師數承寵教殊慰素心瀕行更辱款餞寒夜秉燭
接席對談備領高誼遠越以來時切瞻企但行役匆
匆久失教候徒抱寸心耳查生至獲拜華劄仰荷記
存且聞玉節榮歸仙旌在望維揚士人咸羨登瀛益

知興起矣某叨學職化理無方作人寡效日切恐懼
思得近來士俗漸趨唯有講學一節差可人意中間
雖或不能盡踏實地終是知所向往有進步處當時
與公靈濟之會雖聚散不常畢竟亦覺漸有有意思此
中浮汎不情且未敢言及維揚習尚原有頭緒公歸
振作當益興起無任顛望科場漸近校閱不前冗中
附復不悉

復趙方厓廷尉

某菲薄不類迂翹忤俗惟公厚德高誼每略迹而原
情殊切感荷昨承翰貺仰見記存恨不能一接顏範

以罄袁曲留都雅勝暫羈道駕鳳臺牛首鷺渚燕磯
足稱徜徉矣海濱多警近來諸公經理守禦漸有可
恃貴省預秋試者多相知之士而令器偶遺豈亦有
數達人
大觀諒勿爲意也某以多病昨上疏乞歸又
爲當事者所阻碌碌度日無足爲高明道者使者行
便草率附復不一

答駱兩溪太史

久不接顏範恒切瞻企每於人士間得公起居誠足
以庶頑立懦不惟同年之光寔吾道之幸也去夏過
貴郡匆冗中未能進謁以遂請教之願至今抱歎即

承手翰已領所諭但令器還湏出考中間去取糊名
編號決不敢一毫着意也若以令壻之故遂阻其進
恐亦未安某平生拙類凡對人不敢不以直告以此
忤時但於我公則又非所當避草率奉復幸享亮之

答陳玉泉僉憲

不見吾丈久矣此心瞻仰曷有既極前得邸報知從
者按閩日望道出武林冀一相見遲之不至將謂別
有便道頃得手劄始知又罹憂制竟失奉慰僕服役
一方踈隔如此回思往年日與吾丈徜徉於金陵諸
勝恍若夢中事矣人生碌碌百年光景嘉會能有幾

耶悵惆悵僕精力無復往時浙中諸事踈略極多
罪過不知何以自免委曲於利害之間自分不能若
道理上差錯望直言規誨庶不侮平生相許之義來
幣因在旅中不敢拜領附使返壁嘉扇當奉揚仁風
矣舟發西水匆冗不悉

答王敬所提學

鄙人無似承乏貴省學政兩入赤城備領前哲行義
如台學源流所載者真所謂多賢之地也既見金石
兩公面領高論不啻古人再詢諸士謂更有敬所王
公生雖未覩光儀而向往之心蓋已馳于象郡矣即

承華翰殊慰瞻企因在孤旅厚幣不敢承領謹附使
返壁暑冗中草率奉復未盡欲言

復陸東湖少保

曩在京師多辱雅愛佩服不忘入浙以來行役匆冗
有失問候恒切抱歉即承華劄捧誦再三如覲光範
惟明公經綸宿學廟堂倚毘宣猷効悃日昃不遑顧
於某猶荷記存感激感激貴省多才之地中間事體
非經世諳練者不能調停非才荒落鄙性粗疎不能
盡如人意獲罪孔多高明有聞願一察焉當自得其
情矣便中及此更希教之

答鐘吳江季烈

去秋嚴州別後時切注念春來擬吾賢觀政既久且奉差勞苦必得選首竟爲吳江豈亦取選時局於數目耶雖然楊文貞公常恨不得爲縣令寔以德澤易於及人莫如此官執事與文貞同鄉而平生志在康濟固將於此乎發軔矣况吳江爲東南大邑財賦力役倍於他方而民繁好訟非得賢者爲之不可且去浙不遠早晚可以通問亦覺少慰鄙懷即承使翰相念之情固彼此同也近嘗受通家之愛日深一日何以當之但二見出疹只尺不能一見此心如割草率

附復嗣容另啓

與王槐野翰讀

前歲京師特與公隣對月論心臨風舒嘯不問閒冗無間朝夕此其意氣雖公與僕固不自知彼旁觀而泚笑者何能測識哉行役浙中遂離左右三年來有時獨坐恍若對公固不啻夢寐見之而已去秋邵生南還得公寓劄啟函讀之人情物理持論殆盡機迎神解不覺坐馳又豈特覩函關之紫氣西漢之文章云爾也但中間獎借不敢承當亦不敢自委謹奉以周旋期不負公而已柰心無窮而力有限邇來所遭

殊自愧汗公亦記當事者初議乎本以學政遂屬於
僕僕亦以學政直受不辭比至地方文衰俗陋自以
爲是已成銅疾僕以庸醫不能鍼頂砭盲洗腸滌胃
坐視其昏憤顛躓發謔見鬼則既無策矣且又海上
豪俠招集不逞引致島夷統衆數千隨潮上下所至
城邑焚燒殺戮子女金帛劫掠一空鼓譟所向無敢
當者僕於其間又不能設一方畧建一論議以爲民
捍患積骸流血徒付歎憫昔人所謂飽食終日與下
民一致耳將不有負於公之所期待乎近聞公掌翰
留院比之北都若非要津然實係我 祖興王之地

舊章成憲可資采錄而山川佳麗要不徒止供游覽
也公其有以見示乎小兒近魯以試事入城特命候
謁門下尚其以猶子視之不吝發蒙之教至望至望

答石玉溪都憲

令子承芳至辱手書懇切足知道義之愛僕亦謂提
學官士習民風所繫故不敢啓倖門以壞人心術不
意竟以是獲罪大方至有在京師詆毀者謂僕朴責
諸生至死浙中雖有造言之人亦原無此說不知四
三千里外何人更復爲此也昨過貴郡見一所公亦
甚相諒古謂善者好之僕雖菲薄然受二公之知則

亦可以自慰矣鄙人雖不能謝絕世味然於宦情則
寔淡薄行使止尼固未嘗少留意也彼何人者挾此
腐鼠以恣恐嚇亦何爲哉此固不足與辨亦聊以對
公一笑耳陽明祠在紹興者舊以新建伯題額余謂
陽明之所以取信於後學者其重輕不係於此故敢
更訂直書曰陽明先生祠此亦一時鄙見公乃以碑
文見屬則僕之淺陋豈能窺測陽明之蘊奧而贊揚
其萬一哉若其格言至論散在諸集或有一二攬入
者他日有暇當盡爲校閱彙成一編公亦當不吝往
復用相質正可也今子在省時科場事冗遂失奉復

茲因便役附此區區請教之私總未能一一嗣容再
布

答孫明軒憲副

憶昔布衣長安即辱寵顧乙未工曹益承垂愛二十
年來不敢忘也使蜀旌旄即能捐去野服長嘯遁入
山林目前如公者能幾人哉可爲吾道光矣鄙人拙
戇多忤時俗播遷之後從事耕釣者已五六年乃復
有茲役殊自愧汗即聞有人騰謗京師將爲驅逐之
計不知麋鹿之性日思豐草科場事畢即當圖歸吳
越山川密邇相望扁舟大笠公能同我游乎去夏過

秀州甚欲見公不獲如願即承翰使殊荷記存孤旅
無家厚幣不敢承領附使反壁學規附呈請教歲事
匆匆將渡東浙據案草率不次

答李同野憲副

客歲一見遂成闊別前發武林無緣晤辭不勝瞻憶
亦知吾兄相念之情固彼此同也頃辱專使連得手
教兼拜嘉貺殊慰鄙衷僕本迂踈况視浙中學政知
不能免但此心則不忍有負平生故遂勉立師模冀
回士習而人之好惡愛憎真不遑恤今得以全軀而
歸終於樵牧回首畏途自幸多矣惟敝地去浙不遠

海上之警時復有聞諒兄規畫可保無虞即見邸報
中章疏慨切天下有人非薄瓦全真足自愧更復何
言小兒亦承念及通家之愛感激感激令郎近來想
日有進益吳支二生如何惟兄統成之耳使者行速
值對客匆冗不盡

答趙方泉提學

某以樗櫟之資自甘廢棄久矣前歲不揣復出補南
宮司屬馴致承乏貴省學政私憂過計謂此官爲士
風民俗所繫較諸一職一事者更覺不同故日夕兢
兢唯恐有負而卒不能副乎衆志者誠才力之不逮

也若此心則豈敢欺哉茲歸敝廬雖不能擬王仲淹之讀書談道而偷閒自便此生亦過分矣我公方持教鐸振我南畿不以鄙人爲戒遠辱使翰反若有誤取焉者區區雖不敢當而世道則真有賴也感服感服瞻企益勤末由躬候聊此附謝語多拙直亦恃愛故耳亮之

答張水南公

三歲浙中服役諸郡家信罕聞昨得放歸次兒長孫先已中痘殤去懷抱作惡遂失候左右乃辱手書垂問益見厚德每事先施慚感慚感且聞所苦亦頗相類歿爲愴然行路自古稱難于今尤覺叵測即返初服學稼灌園聊以卒歲韓子所謂幸不爲人所戮足矣又何言對使草率奉復一二情事嗣圖面承

答劉白石憲副

郎錢張三生至辱高文寵示披誦再三上薄秦漢草堂生色矣但獎借不敢當耳僕入仕途垂二十年迂愚直率多忤鮮合涵養未深自分終晦雖忝預吾丈年末而南北睽違近始傾蓋不意相諒乃過半也感服感服射圃亦倚藉完刻多荷留情豐草長林每醒午睡輒登臺眺覽如見顏色想公懷抱彼此相同固

不必合併爲快也諸生東歸草率附復不備

與周江郎

兩年在浙塵垢滿衣每一對公則若洒然滌去去冬
病卧辱公特過榻前從容數語不覺沉疴頓釋是迂
僻之性蓋不可一日無公也今春聞報即歸不及告
別而瞻忽之間則常在左右內外兩忘超然物表熙
熙春臺公其獨步矣僕邇來無事莽坐林棲雄雌白
黑亦一切置之持未能時常對公質正猶覺惘惘耳
俞生近思歸過武林謹託問訊便中幸示一二

與楊會江

昨江別公倏忽七八年矣可勝懷想庚戌京師曾見
尊翁謂執事且至晨夕企望遲之不遂遂有浙江之
役旣鍾季烈來謂鄙人出京之明日而公即至矣益
增惘惘昨公謫滁陽而生亦以迂拙竟謝事歸來望
醉翁豐樂相去只尺而懶散林簿不能遣候起居即
因少林僧便聊附以聞庶見拳拳之懷耳僕與貴游
不通書問久矣然於公則不能割去亦以公能不爲
世俗態也餘惟珍重以副鄙懷是望

答馬谿田

甲辰龍江別公今且十年矣瞻憶道模無緣繼見而

函谷青牛亦遂斬不復出曷勝慨望中間升沉坎坷
亦曾一寄呂同州轉達未審得徹記室否頃謝浙中
學政歸終日杜門頽然蓬藿忽奉手製專使遠馳如
從天降亟啓捧讀反覆再三誠不啻五千言之惠也
當世守以爲琬琰光重豈有量哉敬叩使者獲悉起
居嘉勝天培元氣錫公上壽爲世儀刑海內士人罔
不忻願矧某受公知其爲慶忭又當何如古之君子
得志則其道行不得志則其道明惟公平生著述將
必有次第編輯者倘有便盡敬以示至望至望即今
東南海寇出沒草竊乘釁民鮮寧居不但力竭而已

杞憂發恤不能一一爲公道也唯冀順時加攝以慰
斯文

與孔文谷

乙巳雪中公顧我於錢塘江上且携觴痛飲意氣慷
慨別後途中作一詩書于赤壁卷尾寄上竟不得達
昨在浙仍索而得之即因谿田使者之便附呈記室
庶以遂初心也公近來著作必多且關中山川雄壯
西京風氣猶有存者爲助不少有便幸勿靳示教生
迂踈淺促再出再逐無足爲公言者茲得歸卧蓬蒿
竊自慶幸而平生貴游亦不敢一字相通唯公往日

之高誼則寔有不能忘者故復有此亮之

答史沱村都憲

節鉞臨常甚欲趨謁緣自浙歸日鮮鞭策林栖草卧
遂成頽惰寸心怏怏則猶冀從者東巡當候諸道左
以展平生然亦將進趨起未敢必也忽辱華箋豐貺
俯賁丘園仰見我公誤愛之誼過厚之情迂踈鄙人
何以承之唯有感荷而已往時西北兵戎東南轉運
經世者尚憂民力之竭乃今海島江洋寇盜出沒而
村落無藉又且乘之而起蓋兼有西北之患矣唯公
沉毅練達遠近素孚將必有蕩平鎮服之策顧猶虛

懷謙已詢及芻蕘益可見公周悉萬全之至慮誠今
日東南之干城師帥也但江洋之盜借勢於海寇而
海寇之熾則寔始於浙東浙東門戶也蘇松堂室也
蓋必謹門戶而杜其所入之路則堂室可以無虞不
知浙中當事諸公其又何以處之若其始之所發端
則固公之所素知而區區所不敢言者也然亦莫可
追矣如何如何歸來杜門未敢預聞世故恃公之愛
而杞憂發恤不覺又發狂論唯公擲之伺容乘便圖
見諸惟益加慎重以慰士民不悉

答吳寓菴

客歲承枉過草堂天已向晚剪燭數語匆匆別去久
闕之懷未盡傾倒無任繫戀每欲奉候考槃以分寤
寐之樂而縻庶之性不便城市竟至偃蹇京師書問
亦久不作令器子言處遂成落寞殊負通家之愛昨
羅村訪我山中始知高駕已出考槃頗為猿鶴之訝
然亦知非兄所好也即辱手劄具領至情但所云新
報則不敢聞命鄙人拙直不能委曲時事且凡百認
真直前做去為世所憎者不啻嵇康所犯而已苟全
性命待盡首丘亦竊幸矣豈宜再出兄謂少舒公論
何獨不諒私情也恃愛敢直致左右狂奴故態只此

便見難改金陵佳麗儀部清幽自不妨兄此行或少
需大用以展平生或遷轉圖歸終遂高尚惟尊意何
如耳使者去速草率奉復垂念厚情惟有感荷而已
臨楮固不能盡述槐野兄相會幸為道意壬子秋曾
令犬子奉書未值持歸早晚當再布也

答曾汝道

浙中一接顏論知為道器既屢讀高文多受啓迪正
資麗澤以圖興起斯文不意人事不齊遂成睽隔良
朋難遇勝會無常從古已然可勝歎惘昨聞召入將
謂必居禁近以行所學竊為吾道之慶適承使翰始

知南補然留都係根本重地而兵曹有叅贊之委似亦不當以散局視之也矧地方多警民物殷憂贊司馬以惠南國正執事今日之事區區鄙人草卧林栖實切仰賴恃忘形之愛敢直布諸左右幸留意焉農事方興未及遣人奉賀諸惟鑒亮不一

答王槐野

士君子誠有利於天下雖摩頂放踵如墨子亦所當爲不然則一毛之拔自是可惜蓋不獨揚子爲然古之至人如彭錢觀井腰索覆輪猶恐不免其兢兢然愛身若是乎其慎重也是豈私其身哉誠亦知是身

之有用而不可以輕試也通乎二三子之見而吾道之時中可會矣公試觀今日之并可易觀乎僕昔爲縣令爲考功俱矢心從事以期不負平生固衆所知也然皆幾於不免昨在浙中痛其俗披文靡慨然一爲整理亦旣略有頭緒矣間有一二不能鼓勢行私者遂曲爲讒搆以致垂成輒隳區區一毛漫然拔去置之無用若再不知止此身寧有幾哉僕是以甘心裂冠毀冕而戴笠荷簑終於山澤之癯無悔也公乃舉遵巖王子之說謂不若出而勉効功業此固見公體悉之至然亦涉於諧謔之嘲僕謂江左雖僻在一

隅亦代多傑特春秋以降未暇悉舉若唐之陸贄宋
之鄒浩范仲淹則固庸人孺子之所共知也唐子亦
豈肯偃然居於其上哉特王子之自道耳公固不當
置疑於其間也僕候天涼尚當至雨花靈谷與公一
見然後徧游寰宇山川以畢此生耳公其信我乎

附王槐野書 二首

頃睹邱傳凡調徙方面仍領原銜除前日之令矣如
是公且可出以明吾志夫世事浮雲造物小兒未有
大男子與小兒鬪者也白衣蒼狗斯須改變自昔人
固嘆之矣公號稱拳拳曠覽之士獨柰何不審斯道

乎寓菴公言公遠栖林莽之間蓋二年履跡不入于
市客有問其廬者輒匿而不與接則乃古人鑿坏之
意矣然此但可異于凡流要非所以通于大方之觀
也所謂大方之觀者譬猶之神龍潛則蟠于九淵游
則橫于四海潛見大小不可形求不可定擬故孔子
取之以喻君子貴變化之義耳若塊塊守一隅自以
爲操是以往即可立名當世此乃道傍槁立禿木耳
彼其陰且不足休行人矧以上栖九目下覆八埏能
乎願公改絃勿用之以釣音焉吳中古稱才窟然音
雋者不數數見遵若王子有言自季孔子游以來歷

數千歲而始有荆川唐子若是乎其難且疏也今唐子既出而公復欲以禮樂文章表見于世恐山川精華不能分而爲兩不若順遵若王子之意去之而勉効功業懷仁義之實以振靡敝而拯瘡痍亦庶幾哉於當世之治可與前行名臣比踪矣今時已春暮新水灌渠宜即理楫北邁酬知己之私若肯軫懷離緒枉帆燕子磯下僕當携酒一斛走大江之濱而觴公不則亦任所由而已

又

使者來時適長女之訃至旅况既惡而重以是苦意

緒摇曳譬若懸旌奉公書詞甚款懇委備僕徒誦之不能且答也第當其痛苦時度無以解乃輒取公集讀焉讀一二首忽復解脫然失手則又復苦矣僕謏劣焉能序公集哉則是麗服而加弊冠也不宜然念今之修詞之士徧滿海內至若公集云者固必傳且可久遠僕亦欲托之弗朽則安可引却不爲任哉卒之當効役也少遲之頃僕欲請告去矣不能與公圖一面之晤矣僕有刺心之痛茹藥之毒故乃割情聲利之塗耳若公則不宜輒有也秋至水平宜即拏舟北邁造物以小兒玩世人亦以小兒玩造物可

也所惠策問及教浙條約咸斤斤當實不華要之在
變靡俗敦實學不辜任使而已然此越人高者亦能
言之不掩其光獨么麼之子不理耳傳曰禮義之不
愆違恤人之言公素稱自信弗惑之士獨柰何用是
區區軫孤憤之懷邪語客其事徒傷心腎獨坐咄咄
又爲造物陰笑之不如蕩胸結舌更圖表豎之門斯
亦可以垂百世之譽矣僕觀公之志獨不得伸于越
自餘所至即可致顯名毋持二慮且行且止倘天從
人欲得假旌節入關僕當持一觴于關下候之矣令
嗣茂才附此問訊望之慕之

附元老介翁書

今世俗務毀人鮮成人者弗考其人平時操修樹立
何如而輒聽信於愛憎者之口難乎其爲士矣吾輩
不能維持豈可辭責然且脫此境亦所以保全公也
降級例已寢不行茲當赴部顯企一至可得良晤也
因惠老行附此奉問不一不一

奉復介翁

旂自浙歸杜門荒楚者二年矣不敢一入城市雖平
生儕輩肯問顧者亦僅僅一二初秋六日乃獲拜老
先生正月十七日手劄恭啓捧讀溫言俯諭垂察曲

成雖至自惠老如從天降驚感交并不知所云竊惟
老先生爲國元老主上倚毘調鼎禁中直廬西
內贊襄啓沃夙夜不遑乃猶留情晚末此豈三代以
後之事哉昔韓愈文起八代道濟天下尚伏光範門
下三上書而不得通以退之視旂何啻土苴矧又踈
鹵怠惰四三年不獲一候起居反屈台嚴遠賜接引
若恐一物不得其所者即此以視貞元之相豈止萬
倍雖古勤於吐握者恐亦未肯如此也此其感戴何
能言喻但薄福積愆動輒得咎輾轉於中自分終晦
今再三思之有老先生爲之培植而猶委靡不振與

草木同腐真天地間之棄物也秋水灌河擬將理棹
伏候門下以聽進止干冒奉復無任惶悚

與吳澤峯太史

往歲京師甚受教愛離違以來未嘗忘也既秦華峯
歸浙獲拜手劄殊荷記存壬子冬董后峯入京曾附
啓奉謝未審達否惟公石渠清暇涵養日深每思就
正以開離索忽聞使節榮還竊幸請見有緣柰因避
警流移感暑病腹未能即遂初誠謹此先候起居嗣
圖扁舟湖上以申夙抱也五月初六七間地方幾於
不免毘陵一路賴貴邑城守障蔽稍延時日即聞當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四
路有異同之論公當慨然一白庶使士氣不挫自茲
以後更有賴矣利害切身敢一及之餘容面承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四

